

楚辭韻

盼道

陸志章

先生

楚辭韻釋

陸志章著

燕京學報第三十三期抽印本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印

SKBC
MG
I207.223

MG

I207.223

2

楚辭韻釋*

訂江有誥楚辭韻

陸志韋

從前人研究楚辭音，都不能不用詩韻做準則，屈宋音不過是一個附錄。那也是勢所必然的。一則因為可用的材料太少，不能獨立的整理出一個頭緒來。二則楚辭不比詩經，沒有各家的異文可以校對。漢朝以後的文人直接聲明引用楚辭的文句也不多。然而最大的困難還是在乎屈宋用韻根本不像三百篇那樣嚴整。一看下文，就會明了。

前人的缺點不在乎把楚辭當做附屬品，在乎始終沒有把詩韻跟屈宋韻的分別說出個條理來，單只註上些‘合韻’，‘借韻’罷了。現在我根據江有誥的楚辭韻譜加以修正，同時說明屈宋方言的特殊性。江氏的書我以為比段王各家的韻譜來得詳備。

下文先說明不重要的幾點。

一 ‘之’字

詩經不叶輕音，從前人叫做不叶‘語助’。用‘之’字當韻脚的，只有巷伯七章的‘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’，兩句聯着用韻。屈宋韻可不然。

離騷 心猶豫而狐疑°……懷椒藉而要之°

*法音辭古音說略，燕京學報專號第二十冊，1947。



3 2167 7912 8

天問 湜娶純狐，眩妻爰謀° 何羿之飫革，而交
吞揆之°

湯出重泉，夫何臯尤° 不勝心伐帝，夫誰使
挑之°

會鼂爭盟，何踐吾期° 蒼鳥羣飛，孰使萃之°

九章惜鵲 反離羣而聲嘶° …… 待明君其知之°

哀郢 謠在弱而難持° …… 妒被離而彰之°
狐死必首邱° …… 何日夜而忘之°

思美人 造父爲我操之° …… 與繡黃以爲期°

惜往日 雖過失猶弗治° …… 遭謗夫而嫉之°
…… 遠遷臣而弗思° …… 盛氣志而
過之° …… 被諂謗而見尤° …… 身幽
隱而備之°
輓感歌而傷牛° …… 世孰云而知之°
因綯素而哭之° …… 或詭譎而不疑°
…… 孰申旦而別之° …… 微霜降而
下戒°

上居 余有所疑，願因先生決之° (也許是諷)。

這樣一排比，離騷的

命靈氛爲余占之° …… 孰信修而慕之°

兩個‘之’字互叶，不能像江氏的作‘無韻’。宋玉九辨第八，

雲蒙蒙而蔽之° …… 或黠黠而汙之°

第九，

桓父聞而知之° …… 今誰使乎譽之° …… 惟著意而得
之° …… 妒被離而鄂之°

也是同樣的例子。江氏不但作‘無韻’，並且以爲‘知’跟‘譽’是

‘魚支合韻’。楚辭沒有其他支部叶魚部的韻脚。

這樣的押韻實在不合符語言的節奏，反而是文人的壞習氣。也許這方言裡，輕重音的分別不像詩音的清楚。

二 文真元通叶

文部跟眞部的分界，在詩韻本來已經是很勉強的，正像脂部再不能分爲微跟脂。所以屈宋音ən, ɛn, en 通叶的例子不必詳錄。眞部字叶元部的，詩經也不少發見。楚辭有

九歌湘君 淺翻間 景差大招 躬艇婉孌
九章抽思 願進 (‘躬’當是‘身’字，參大雅文王
宋玉招魂 先還先兒 七章叶‘寤天’。

還有文部叶元部，或是文眞元三部混叶的。

<u>九章</u> 抽思	問忠	<u>遠遊</u>	傳垠然存先門
<u>悲回風</u>	還聞	<u>宋玉</u> 九辨六	溫餐垠奉
又	顛天霧媛	<u>風賦</u>	問虛門
		(天問	言文?)

江氏把‘顛天’跟‘露媛’割裂，‘餐叶音殮’，‘問’字作不入韻。其實這些都是屈宋的短處，不必代爲彌縫。

三 之部通幽部宵部

楚辭之部通幽部，也通宵部。

天問 虬遊首在守 逴逴 疑浮
九章懷沙 默鞠 朱玉 小言賦 照備
又，惜往日 之疑之戒得佩 晷差 大招 秀鬢齒固
奸代意置載備異再譴

這些也並不代表屈宋的方言跟詩音有什麼分別。ə通u,甚

至於通 ㄢ，詩經 不常見。其他的先秦韻文裡，之幽通轉不足爲奇；之轉宵也不少見。這都不過押韻不嚴整而已。

四 耕部通眞部

-ㄣ 通 -ㄢ 的例子在楚辭 特別的多，可是全都是耕部通眞部。

<u>離騷</u>	名均	<u>宋玉九辨</u> 一	清清人新平
<u>九章惜謫</u>	明身		生憐聲鳴征戚
<u>哀郢</u>	天名	又八	天名
<u>遠遊</u>	榮人征	<u>招魂</u>	天人千佐淵冥身
<u>卜居</u>	耕名身生眞	<u>九章惜謫</u>	(明身。明在陽部)。
	人清極		

還有幾個例子，雖然合乎今音，可是不合乎諧聲跟詩韻。

天間	聽刑°	<u>景差大招</u>	盛命°
<u>遠遊</u>	征零°	成情程	

從此看來，高唐賦的

莘神(禽)陳 / 平生菁并

也可以通爲一韻，不必像江氏的分爲眞跟耕。

先秦韻文的眞耕通轉，除了詩經，乃是極普遍的現象。最容易的解釋，當然是假定方言的耕還收 -ㄢ，或是眞已經是 -ㄢ < -ㄣ了。我在古音說略第十二章始終不敢這樣肯定。楚辭用眞耕兩部字次數很多。大致說來，-ㄢ跟 -ㄣ自有分別。上面所舉的押韻只是少數。可是無論怎樣，我們不能從楚辭的耕部分析出幾個字來，歸入眞部，作爲收 -ㄢ；也不能從眞部分出一支來歸入耕部，作收 -ㄣ。所以這樣的通轉只可以認爲押韻的疏緩，正像現代民歌的 -ㄢ叶 -ㄣ。

據以上所說各節，楚辭音跟詩音雖然不能完全一致，然而所分別的都不過是押韻的手續而已，並不指出什麼方言的特殊性。下文再提出幾點較為重要的分別來。

五 支脂歌部的收聲

支部的入聲字互叶。

離騷 陰積

適迹益釋

天問 蜚歷

卜居 軛迹

九章悲回風 積擊策迹 宋玉九辨九 適惕策益

支部的入聲不叶去聲。陰聲字自叶的，有九章悲回風的‘解締’。此外支部的陰聲字叶入脂歌。

九歌少司命 離知

卜居 營斯啞兒

九章涉江 知麟

景差大招 佳規施卑移

這方言裡，支部的入聲收-t，而陰聲字的收聲不容易明了。古音說略第十二章已經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，只是沒有得到統一的結論。這樣的押韻又是東周以後極普遍的。單就楚辭說，支的叶脂歌也許因為有的支部字還是收-d的，是古方言的遺跡。就大體而論，楚辭的收聲通轉足以證明這方言，在這一點上，是很古老的。循讀下文，更會明了。然而支部叶脂歌部的問題最為複雜。這裡作為方言支收-d，未始沒有疑問。

六 中蒸東 的收聲

先從屈宋音跟詩音相同的方面說起。

九章涉江 風林

宋玉九辨九 中湛豐

哀郢 心風

招魂 楓心南

這方言的‘風’字跟中部的‘中’‘豐’字收-m，例同詩韻大小雅，

秦風，臨風。九歌雲中君‘降’叶‘中’鸛鳴，天問叶‘船’，這也跟詩韻相同。然而楚辭開頭就是‘朕皇考曰伯庸。……惟庚寅吾以降’。同樣的，天問‘沈’叶‘封’。我們只可以下一個斷語，就是這方言的東部字也收-m。所以卜居的‘忠諫從’未始非韻。

蒸部字自叶，不通侵，也不通中，可以從今音作收-ŋ。然而東既然訂爲收-m的，蒸好像也應當從古詩之例，作收-m。

更可疑的是陽部的收聲。天問叶‘亡嚴響長’，正同詩桑柔八章的‘瞻相臧腸狂’，殷武四章的‘監嚴濫遠’。古方言一定有陽部字收-m的。以楚辭而論，陽部字發現那麼些次數，要是收-m的，他跟談部通叶斷乎不能只此一處。‘嚴’也許真是漢朝人因爲避諱，從‘莊’字改的。離騷叶‘荒章常懲’，可是這方言的‘懲’字是否像詩大小雅的收-m也是可疑。我以爲屈宋的陽部字還是作收-ŋ爲妥。

只是有幾點很可以注意。

九歌東君

青雲衣兮白霓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
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
撰余轡兮高馳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

河伯

魚鱗屋兮龍堂 紫貝闕兮朱宮
靈何爲兮水中

九章涉江

幽獨處乎山中 國將愁苦而終窮
接輿髡首兮桑扈旒行

卜居

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 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

數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。

上面○出的字都是收-m的。(東部的‘通’在內) 假若陽部也收-m，這些例子都可以作為不嚴謹的叶韻，否則只可以作不入韻。江氏以為涉江脫一偶句，也很近情。卜居的‘通’字在這方言也應當是收-m的，江氏‘叶音湯，陽東通韻’，太說不過去。也是脫了一句罷？總而言之，我所以不敢肯定陽部的收-m，因為跟談不通轉。上面的例子只可以作為不入韻。或是有脫文。

七 魚部的地位

詩韻的魚部字跟中後元音的之賁侯部十分隔絕，跟收-a的歌部也絕對不通轉。楚辭有些離奇的押韻。

九歌東皇太一 鼓歌 宋玉九辨八 環加

-g叶-a是不可能的。也許‘歌加’等字的收聲在楚辭已經很微弱，也許竟然失去了。a叶ag>ag，在不嚴整的押韻，可以偶一為之。

楚辭裡還有幾個較為晚出的韻脚，顯示魚部的主元音已經向後元音移動。

九章思美人 莽草 ‘草’屬宵部a。

宋玉風賦 灰餘廬 ‘灰’屬之部ə。

高唐賦 柱下 ‘柱’屬侯部o。

神女賦 傳去附 ‘附’……………o。

好色賦 枋妙 ‘妙’屬宵部a。

笛賦 賓道考奸受保楚茂 ‘楚’魚部，叶a, u。

招魂 郢都騶牛災 ‘都’，魚部，叶ə。‘都’字或

不入韻。

景差大招 招遠逃遙北淑悠膠寥 ‘遠’，魚部，叶ə, a, u。

(江氏以爲‘北’字不入韻，只是魚養幽合韻)。

除了思美人，其餘的都出於楚辭很可疑的部分。魚侯合韻，陽東合韻，本是漢韻的特徵，詩音沒有。其他所謂先秦韻文也有這樣通叶的，例如見於老子而不見於易經。因爲到了周朝末年，魚部的主元音已經近乎o。屈韻只有‘莽’叶‘草’，也還是通宵(A)而不通侯(o)，可以是偶然疏忽。所以我覺得宋玉的賦，就不是漢人偽造的，也像已經竄改了的。(老子寧風叶‘馨’，任成叶‘居主’，年代可以懷疑。韓非揚雄叶‘具處’，呂氏春秋行論氏‘昭昭’，出於周末。其他偽託的道家書不足道)。

從此看來，楚辭的方言性只在乎收聲方面。有的支部字也許收-d，有的-ŋ字實際是-m。(由-m，同詩。惠-m，方言。蒸反而不可考)。元音的分界綫大體上跟諧聲，詩韻相同。

附注

一、離騷 ‘又重之以修能。……紉秋蘭以爲佩。’九章思美人 ‘久下我不能。……然容與而狐疑。’‘能’字從廣韻‘奴來切’ndəg。江氏‘奴其切’，非。

二、離騷 ‘紛獨有此姱節。……判獨離而不服。’江氏以爲‘無韻’按‘節即聲’。‘即’本可以叶‘服’。屈原的方言裡，諸聲跟韻文正相合，可是跟詩韻‘節’收-t不同。

三、離騷 ‘九疑繽其並迎。……告余以吉故。’江氏說‘迎當作迂，音窟’。按‘迎’ŋraŋ叶‘故’kag>kag，例同下文‘同調’，也像‘艱替’的-n叶-t，不煩改字。

四、離騷 ‘求築瓊之所同……墊臯陶而能調’，例同詩車攻五

- 章，也是-ɲ叶-g。江氏作無韻，從江永，然而段氏早已辨正。江氏詩經韻讀把車攻的‘調’字唸作‘同’，又跟楚辭韻讀矛盾。其實也不煩改讀。按本篇正文說，‘同’字楚辭收-m。‘調’在極古的方言可以收-b。在屈原的時代，‘調’叶‘同’未免教人懷疑。我以為這是屈原用車攻的古韻，正像東方朔七諫也叶‘同調’。（要不然離騷的‘那’叶‘降’，天問的‘訖’叶‘對’是古韻，而這裏的‘同調’確是-ɲ叶-g。二說之中，前者為近）。
- 五、離騷 ‘惟茲佩之可貴兮，委厥美而歷茲。芳菲菲而難虧兮，芬至今猶未沫。’疑第一第二句錯簡，‘貴’叶‘沫’。（委厥美而歷茲兮，惟茲佩之可貴，倒句）。
- 六、天問 ‘齊桓九合，卒然自殺’。江氏改作‘弑’，可通。說詳紐樹玉說文校錄‘弑’字下。然古‘弑殺’字本可互讀，不煩改字。
- 七、天問 ‘閔妃’以下四句韻讀不明。‘伏匿’以下一段也不明。前人作‘言’叶‘文’，可疑。
- 八、九章惜誦 ‘心鬱邑余侘傺兮，又莫察余之中情。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，願陳志而無路。’江氏從王逸章句，不成韻讀。按似當作‘又莫察余之中情固’，叶‘路’。
- 九、抽思 ‘聞患亡完’。‘完’叶‘聞患’，‘亡’不入韻。
- 十、懷沙 ‘怪’叶‘態采有’。遠遊‘怪’叶‘來’。宋玉招魂‘怪’叶‘備代’。‘怪’至聲，可是在楚辭收-g。淮南說山訓叶‘事怪’，說林訓叶‘意怪’，也是東南方言的音。劉歆遂初賦叶‘態怪意喜’，馬融琴賦叶‘富喜異怪’，郭璞山海經圖博覽叶‘背怪佩’，怕是作偽。
- 十一、思美人 ‘羌芳華自中出’。江云‘或脫偶句’，可從。
- 十二、橘頌 ‘終不過失兮。……參天地兮’。江氏改‘失過’。按

‘過失’不能改‘失過’，正像惜往日的‘庖廚’不能改‘廚庖’入韻。‘失’t'iet叶‘地’died去聲，何嘗不可。按諸聲說，這是脂歌合韻。遠遊叶‘妬歌夷蛇飛徊’。脂部字既然可叶‘歌’字，無疑的，入聲‘失’更可以叶去聲‘地’。‘地’字古方言多收-g。在楚辭的方言，又合乎諸聲，收-d。

十三、遠遊 ‘連絕垠乎塞門。……從顛頂乎增冰’。江氏作‘無韻’。按或句中韻，‘塞’跟‘門’，元文合韻，‘增’叶‘冰’。然而楚辭沒有其他同樣的例子，可疑。

十四、漁父 ‘新沐者’至‘塵埃乎’一段疑不是韻文。

十五、朱玉九辨六 ‘通從’韻容固整敬樂高’爲韻。江氏改‘固’爲‘同’。疑‘固’叶下文，去入聲魚寘合韻，例同思美人的‘莽草’。

十六、景差大招 ‘二八接武，投詩賦只’。江云‘疑脫偶句’。按或句中韻，‘武’叶‘賦’。

十七、又 ‘苛暴’江氏改‘暴苛’，以叶‘罷塵施爲’，不成文理。按‘暴’叶上文‘海理趾海士’，之寘上去聲合韻。

十八、高唐賦 韻讀不明之處很多。耦石下，江注‘耦’字入韻，‘石’讀入下句，極不妥。疑當改奇句‘隆交引而却會’爲‘會却’，以叶‘耦石’。‘賢士失志’不成韻，可是江氏何不改成‘志失’，就入韻，然而這就太近乎武斷。‘狀似走獸，或象飛禽’。‘禽’字不能入韻，上下文收-n。-m叶-n漢韻偶或有之。所以我更懷疑高唐賦產生的時代。‘飛禽或許可以改成‘禽飛’，勉强叶-n，正像招魂的‘先還先兕’，不如存疑。‘羨門高谿’不入韻。‘谿’要是某‘谷聲’字之誤，正叶下‘穀’。

十九、姱色賦，江氏以爲‘里之短’爲韻，是之侯借韻。楚辭絕沒有其他之侯借韻的例子。按說文‘短豆聲’不足信。這一段並非韻文。

THE RHYMES OF THE *GH'U T'Zŭ*

Luh Chih-wei

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rhymes of the *Ch'u T'zŭ* as compared with the *Shih Ching*. It discusses dialectic differences, and ends with critical notes on Kiang Yu-Kao's *Shih Ching Yün Tu*.
